

# “南京艺术沙龙女主人”钱晓征： 画廊是女人最好的职业

两年前,钱晓征宣布开始写作的时候,周围的朋友都有点不以为然。你说她是不是没事找事干——一个早就用画廊奠定了江湖地位的女人,又经营管理着南京最大的民营出版发行集团——做什么事不好,却非要去干别人都已经干不下去了的辛苦活。可她还一头劲,甚至走火入魔。当钱晓征最终将这两年的文字汇总成厚厚两大本《画廊与画家》的时候,大家才都恍然大悟。二十位南京画家,老中青三代,以访谈的方式,全方位地亮相,这在南京画坛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件事情,文化记者没做,美术评论家没做,而被钱晓征以画廊主人的身份完成了。6月10日,《“画廊与画家”新书发布暨可一画廊年度主题画展》将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新书是钱晓征立足十几年经营画廊的实践,从艺术市场看当代艺术家群体的特殊视角,推介江苏当代优秀画家及作品的一本艺术收藏指导性图书。画展则是一次由可一画廊和现代快报共同发起的展览,以民间画廊和媒体的视角观看江苏画坛,对江苏画家群体做一次集体呈现和市场推广。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 经营画廊15年 收藏品增值10至20倍

钱晓征最为人知的身份是可一书店&可一画廊的女主人。书店画廊在湖南路一块在15年了,几乎成了南京一隅文化地标。

当时私人开画廊是非常时髦和前卫的,很快,可一画廊就云集了南京地面上的知名画家、画家们时常在那个小阁楼上办展览、开派对。“当大家晃着酒杯,在香烟缭绕下三三两两或站或坐,在暖昧的射灯下看画,评论,人头攒动时,女主人便会靓丽登场,带着热情迷人的微笑,身着绝不一般的衣裳,长发大波浪,高跟九鞋,耳环、戒指、项链,挂满了一身。”在江苏省美术馆馆长、书法家孙晓云的记忆里,“大额头”的钱晓征让人一见难忘。

画廊每月一次的画展总是圈内津津乐道的话题,占据着媒体的大幅版面。开业后的第一个画展就是“新文人十家联展”,江苏当时最有实力的十位画家齐齐亮相。那个年代策展人的概念还没有流行,但可一画廊这方面的意识很超前,比如将胡守娜的仕女画主题定为“丽人行”,吴湘云画鸟,画展主题就是“花花世界”,参展女嘉宾身着花色衣裤;喻慧画石头,她的展覧名则叫“石花烂漫”,每位来宾可在石头上作画互赠;还有主题为“白色诱惑”的装置艺术展,嘉宾们身着白衣,在光影下流动,观众本身就是展览中的元素……

那时候还没有沙龙的概念,所以,可一画廊的这些沙龙,在南京艺术界有很大的影响。陈丹青刚回国时,可一画廊承办过他的《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等新书发布和签售活动,也组织过几次沙龙式龙式活动,可以说可一画廊是最早推广陈丹青和为陈丹青提供表达平台的机构之一,这是可一画廊的机遇。陈丹青可一画廊的每次读书沙龙,都会来很多大学生,他们跟陈丹青面对面交流探讨,直至深夜不肯散去。在钱晓征看来,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优秀的画家成熟,可一画廊正好赶上收获期。从1998年开始,可一画廊先后举办了近百个画展,在艺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可一画廊的特点,就是以沙龙的形式做画展,这些展览既注重作品的学术含量,也注重展览形式本身的创意。自创办以来,相继推出常进、徐乐乐、徐絮等近百位画家的个展。当年可一画廊关注的画家,现在大多已成为艺术领域里的扛鼎人物。

同时,可一画廊一直寻找和发现有个性化的艺术家。如在2000年初举办的“从零开始 新动力中国画展”,聚集了江苏中国画领域的八位“70后”画家,十年后,当年参展的画家都已经成为当今画

坛的实力派画家,张见、雷苗、崔进、高茜等,已经成为当今画坛的实力派画家。比如张见,早在2000年初可一画廊就收藏了他研究生毕业展览的大部分作品,现在他已成为70后中国画的代表人物。

“我以为对于画廊而言,那个时代很难再有了。”钱晓征说,可一画廊聚集着当时一批优秀的画家群体,他们不仅自己画得好,看画的眼光也很敏锐,他们帮助可一画廊发现好画家、好作品。他们有足够的想法、策划和创意,而可一画廊是最好的实施者,将画家们的想法一一实现。

可一画廊创办十五年了,当年的收藏现在都价值不菲。那些年,钱晓征收藏了大量的喻慧高、常进、范扬、周京新、徐乐乐等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画家们创作旺盛时期的代表作,经济收益也相当可观,基本的涨幅都在10倍—20倍,有的更高。比如,一幅徐乐乐的4尺整张的工笔画,当年买进来只有2万多元,两年后北京一个拍卖公司来征集作品,以底价5万元上拍,他们拿了作品已经到了机场,钱晓征又打电话说不愿意卖了,让他们拿了回来。现在这幅画的价值应该在200万元以上。还有陈丹青的《朝圣》,当年的价格仅为40多万,现在少说也在千万元以上。

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推广人和画廊经营者,钱晓征的体会是,做画廊不要太勤快,要“懒”。“在做画廊之初,有一个故事给我印象深刻,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经营画廊的策略。故事说,昔日,有一对兄弟同做画廊,俩人做生意的态度却很不同,老大是个闲散随性的人,对钓鱼的兴趣远胜于做生意,所以常常是将收来的东西往那儿一扔就再也不管了;老二则是个勤快的人,从不让任何一件藏品稍有闲置,收来之后就捣鼓着出手。若干年以后,勤快的老二所有资产和开始的时候相差无几,而闲散的老大却成了收藏家,随手拿出一幅画,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这个故事你权且当作笑话来听,但道出了经营画廊的某些真谛。”钱晓征说。

## 从画廊老板到“记者” 为南京画家书写历史

跟十年前相比,钱晓征的画廊近年来做得十分散漫和不经心;画展基本不开,活动基本不做,书店也开得不成不淡。她有她的考量,书店和画廊是一块自留地,昔日的风光已是过眼云烟,在找不到新的理想的经营模式前,她宁愿选择暂时的不作为。

但她并非又是闲散的——钱晓征并不是能够真正闲下来的人。2009年,她开始在《文化产业》杂志开设画家访谈专栏。十几年经营画廊的实践,让她有条件拿起笔,为画家这个特殊的群体

书写历史。她要采访的画家,都是老朋友,以前她是画廊的老板,现在换了身份,她是“记者”,这是一种错位的感觉,钱晓征很喜欢,她抽了录音笔,带着采访提纲,认真严谨得俨然新闻系刚毕业的大学生。

当钱晓征最终将所有访谈汇总成厚厚两大本《画廊与画家》的时候,大家才都恍然大悟。二十位南京画家,老中青三代,以访谈的方式,全方位地整整齐齐地亮相,这在南京画坛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件事情,文化记者没做,美术评论家没做,而被钱晓征以杂志出版人兼画廊主人的身份完成了。这是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

意料之中是对钱晓征而言。经营画廊多年,南京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画家都成了可一画廊的朋友或座上宾。将愉快的生意变成美好的友情,这对钱晓征并非难事;但仅仅满足于你来我往浮光掠影式的字画生意,这不是钱晓征的追求。她需要并且努力追求与艺术家们在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与画家们更紧密的联系。

早在十几年前,可一画廊活动最频繁时期,钱晓征就曾办过一本叫《可一》的小册子,选登一些画家的文章和艺术类的随笔,不定期地出版了,放在书店和画廊里,供读者免费取阅。在那个时候,钱晓征就隐隐感觉到一种遗憾,南京的画家与作家相比,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虽然也有文字珠玑的画家如朱新建和徐絮,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南京的画家需要一个平台和渠道来阐述自己,表达自己——而他们各自网天作画,也许连这个需要也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主编杂志正好给钱晓征提供了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让她重新找到一条由画廊通往人物的特殊通道。她放下出版人的身份,以一个访谈记者的视角深入到画家的画室。

意料之外是指对画家们而言——多年的朋友,突然变成采访者和提问者,自然有一种陌生的兴奋感。翻阅《画廊与画家》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几乎每一位画家,面对钱晓征的采访,都处于一种掏心掏肺和毫无保留的状态,似乎生怕辜负了她的感情和善意——“啊,我太马虎光临,有失远迎……”于是话匣子打开,从童年和家世说起,再谈及艺术启蒙的漫长,求学的艰难,画风的摸索,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败,成名和顿悟,洋洋洒洒,生动详实,那种挡不住的谈兴,就像一个孤独已久的,突然遇到了知音,他缴械投降,不打自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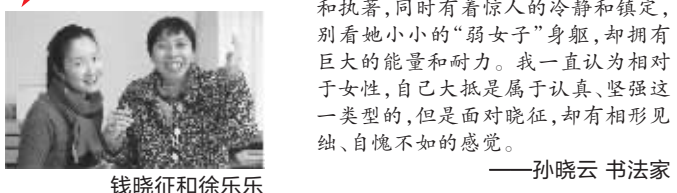
“可一画廊创办十五年,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展览+收藏;第二阶段是出版+收藏;第三阶段是为画家群体立传,整体推广。展览+收藏,前面都介绍过了。第二阶段的出版+收藏,这一阶段,主要是沉下心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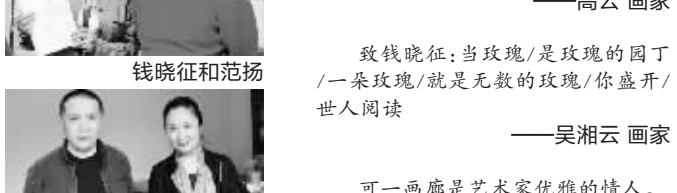
钱晓征 现代快报记者 路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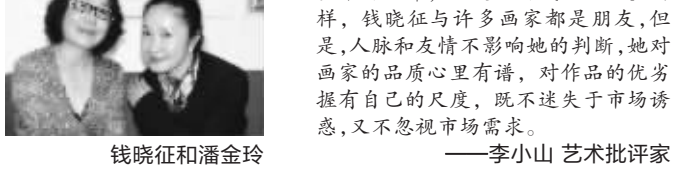
钱晓征和徐乐乐



钱晓征和范扬



钱晓征和周京新



钱晓征和潘含吟

出版,并潜心研究艺术市场,研究我所面对的画家群体。第三阶段是为画家立传,我用两年时间对江苏二十位画家做了访谈,写出近40万字的《画廊与画家》,作为画廊经营者,我有自己特殊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画廊的视角。”钱晓征说,可一画廊下一个目标是,有整体策划、有规范推广、有资本运作,将江苏最优秀的画家们,推向全国。

## 要做生意,要挣钱 那是画廊之外的事

这本书取名《画家与画廊》。画廊是以女儿毛可一的名字来命名的,以表达珍爱之情。所以,十五年来,钱晓征一直把可一画廊当作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意。当然,要做生意,要挣钱,那是画廊之外的事。钱晓征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南师大艺术系的研究生带着画家范扬的亲笔来找钱晓征。范扬是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还在南师大带研究生,对学生后辈提携很多。展开看,一张四尺长卷,内容是:“可一画廊晓征女士尊前足下:前次在我家,我介绍王志同学,今杨俭持条来见,杨俭乃我应届研究生,画挺不错,温润脱俗,可以造就,望晓征兄提携之。余不赘述,范扬拜上 12月3日”。整张书信写得错落潇洒,是范扬书法中的显性佳作。

杨俭说明来意:快毕业了需要钱,看钱晓征能不能帮忙卖画,一个新人想在短期内卖画,画廊是无能为力的。钱晓征没有直接回答,就换了个话题看看其他事情能否帮上忙。她说自己跟南京的拍卖公司很熟悉,如果想去工作可以帮忙引荐,并建议可以先在可一画廊做个毕业展览,听听南京艺术圈的评价,杨俭笑笑没有接话。一个小时后,他起身告辞并带走了那封信。几天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在一个藏家那里看见一封范扬写给钱晓征的信,绝对真迹。这位藏家奇怪:钱晓征有范扬一百多张画,却把写给她的信卖了,不解。听朋友这么说,钱晓征顿时大怒:原来,杨俭同学拿走那封信是去卖了!心里很是感慨。

钱晓征即刻嘱托朋友以高价购回信,又给杨俭打电话,让他马上把信送回,她想看他怎么解释这件事。半小时后,杨俭来了,手里拿着信。展开一看,居然就是上次的那封信。这下轮到钱晓征尴尬了。听到钱晓征怀疑他不会卖老师的信,杨俭说自己绝不会卖老师的信,虽然他很缺钱。这让钱晓征内疚不已。第二天,钱晓征从朋友处拿到了范扬写给自己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是几年前写的。内容是:“晓征女士见字如晤,某某毕业论文拟以新文人画为题,现某生持条前来拜见,以期得到指点指正。余不赘述,此颂远祺。范扬拜上 四月五日”。也是一幅好字。钱晓征想起来,是有一个女同学为毕业论文找过她,但是,她没有给钱晓征看范扬的信。当然,钱晓征依旧热情接待了她,也给她提供了新文人画有关的资料。

“范扬老师桃李满天下,看来,我要做好充足准备,继续收藏,也可能是收购范扬老师写给我的信。当然,这是我的荣幸。”钱晓征笑着说。对于钱晓征来说,事业与家庭

是她的支撑,少了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快乐。她会随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陪孩子,陪孩子上电视台录节目,陪孩子出去玩,陪孩子弹钢琴画画。在女儿小学六年期间,她为女儿整理出版了两本作品集,二十几万字,四百多幅图画作品,是女儿的成果,更凝聚了一个母亲日积月累的心思和付出。

“我认为画廊是女人最好的职业,优雅精致,修身怡情。我有其他企业,但是,我乐意传给女儿的只有书店和画廊,所以,我让女儿选择学习绘画。我喜欢画家这个职业,画家是很纯粹很快乐的人群,我喜欢也欣赏他们的生存状态,作为父母,当然希望孩子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另一方面,可一画廊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如果女儿不懂艺术,就不会珍惜我做了一辈子的事情。她要学学把这些画收藏好、保管好,并流传下去。”钱晓征说。

形容钱晓征是件难事。姑且拿朋友给她的称号来说吧,不正经的时候,朋友们爱叫她“扎麻花辫的村长”——她在仙林的家就像村委会的会堂和食堂,笑谈有调侃,举箸亦白丁;特别不正经的时候,他们则戏称她为“圣母”——她随时都会挽上袖子,包好头巾,率领家人进入花园劳作一番,种玫瑰栽茶叶,培土除草,挥汗如雨时,整个一个热气腾腾的农妇。还有一些别的词语可以描绘她,比如养生的女巫,比如钟穿霓裳的妖精——当人们拿一个具有神秘性而又捉摸不定的女性不知如何是好时,常常会以各种神秘级别的称号相赠。

加缪说,人最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钱晓征不仅活得最好,还活得最多。

## 商人、母亲、“生活家” 一个女人三台戏

有句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话得倒过来:一个女人,三台戏,在钱晓征这里用一下。二十八岁那年,抛弃大学老师的身份下海,掘得第一个桶金后,钱晓征和丈夫又创办了江苏可一出版发行集团。现在,可一集团已经是国内民营出版业界的佼佼者。

这些年身为企业管理者,钱晓征把自己当做一个班主任甚至当做一个母亲,这个感觉让她喜欢工作。钱晓征的OO里有一百多位公司员工,在OO上他们可以随时跟她交流,可以谈工作也可以谈生活谈心情。一天,一个员工在OO上说她要结婚了,她问:我可不可以从公司的宿舍出嫁?钱晓征回:当然可以,那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她再问:那你能做我们的证婚人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小丫头给她一个拥抱。一个常年外派的业务员在OO上说完工作,突然蹦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亲爱的晓征啊,钱晓征愣了愣,问:干嘛?他回:不干嘛,就是脱口而出。某天下午,一个连锁店经理拖着行李箱走进钱晓征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馒头,风尘仆仆的。他在钱晓征办公桌前坐下,笑眯眯悠悠地啃着馒头,知道他性子慢,钱晓征就跟他谈:先去宿舍休息吧,再去看看其他同事。他笑咪咪的没有走的意思,馒头啃完了,他不紧不慢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看见钱总,就觉得心里踏实了。”看他憨憨的笑咪咪的样子,钱晓征感觉着自己就是家长。

对于钱晓征来说,事业与家庭

是她

的支

撑,少

了任

何一

个都

不可

能快

乐。她

会随



《画廊与画家》封面

钱晓

征写

画家

,最大

的特

点是

不隔

,她了

解这

个行

江苏瑞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江苏苏实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江苏省振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江苏爱涛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江苏省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